

# 北京特警狙击手苦练“一枪毙命”

北京“5·03”劫持人质事件,使得特警狙击手这一带有神秘色彩的群体,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并引起关注。特警狙击手到底是怎样一群人?他们的训练和生活状态又是如何?5月5日,北京巡特警总队向媒体开放,记者有机会走进了警方狙击手的世界。

## 狙击手不只是神枪手

吕学海,北京巡特警总队教导支队副支队长。从1995年北京成立巡警队起,他就在训练处任射击教官,被称为巡特警的“总教头”。“别以为狙击手只是神枪手,

他们的脑子、集体作战能力更重要。”吕学海说,除精确射击外,狙击手还承担察看地形、布置掩体等任务,要向指挥部反馈现场信息。接到指挥部“开枪”指令后,找准时机完成任务。

通常情况下,每组是一名狙击手,一名观察手(也称狙击手副手)。隐蔽和伪装是他们必备的素质,在一些解救人质行动中,劫持者往往情绪暴躁,精神高度紧张,一旦狙击手没有隐蔽好,劫持者发现狙击手,精神很可能瞬间崩溃,导致人质受到伤害、解救行动彻底失败。

“5·03”劫持人质事件中,孟林(化名)是狙击手副手。他和搭档上到阳台后,一直观察瞄准嫌疑人,随时接受上级命令。“确保人质安全,择机击毙。”接到命令后,他的搭档很快扣动扳机,将歹徒一枪毙命。

## 射“头顶苹果”练心理

“交替钢板、摇晃鸡蛋、头顶苹果……”巡特警总队地下射击场的墙上,贴着一张射击项目训练表。

相关人士称,特警狙击手的“头顶苹果”训练,是将苹果放在一名队员头上,另一名队员进行射击,这在



外人看来绝对心惊肉跳。对于狙击手来说是小菜一碟,“就是在各种环境条件下练习射击”。这种训练,除练习枪法外,更重要的是训练狙击手过硬的心理素质,以及队友间的绝对信任。

由于突发事件的现场各不相同,环境、温度、光线、风速、距离、有无瞄具……这些因素都会对射击产生一定影响。因此,狙击手要学会适应各种条件下的射击并善于自我调节。

除了动态训练,针对实战中心理素质的静态训练也很多,最为常见的就是空枪瞄准:手持手枪,瞄准目标,纹丝不动——特警队的每个队员都能坚持10分钟以上。

卧姿射击,对于狙击手来说“简直是最舒服的一种姿势”。“一般都能保持10来个小时。”一名队员说。在雪地里,在烈日下,狙击手趴着瞄

准目标一动不动,一趴就是一天。他们要在极端条件下保持身体和射击精度的稳定性,以保证“在子弹打出去的一瞬间,身体永远是一样的(状态)”。

高强度的训练还配合严酷的选拔、淘汰机制。每一位狙击手训练过程的成绩,将被记录在案,一旦长时间发挥不稳定,很可能将被淘汰出局。

北京巡特警指挥部副主任吴涛说,狙击手的第一标准便是“一枪毙命”,现场处置中不允许有任何闪失。

## 击毙之后的心理疏导

此次成功处置劫持案件后,开枪击毙嫌疑人的狙击手小王,目前已开始接受专业的心理辅导。

小王的搭档孟林说,每个特警

狙击手都有专门的心理辅导老师,定期为他们做心理疏导,缓解实战和训练过程中产生的压力。在完成任务后,击毙嫌疑人的狙击手,更是系统地接受心理辅导。

黄林(化名)是一名老狙击手,除了使用专业的狙击步枪,他还曾在室内近距离用手枪击毙嫌疑人。

他说,狙击手在开枪之前,瞄准镜里的“十字线”套住的是目标,不管怎么样的天气、环境,都要保持精准。执行任务时,注意力全集中在嫌疑人身上,狙击手本人感觉不到心理负担和压力,心理负担一般产生在完成任

务后。特警大队一名相关负责人说,警方有一整套心理训练恢复机制,让狙击手能以上佳的精神状态执行下一个任务。

■《新京报》甘浩 蓝筠 刘珍妮

# 武汉一法官 10 天审了 55 起讨债案

## 如此高效的背后原来有利益作祟

5月4日,武汉建筑商段昌干在天涯等网络论坛上爆料称,他向黄陂一公司讨要200万元欠款时意外发现,短时间内有55名原告,向同一公司提起诉讼讨要债务。接下来的事情发展更出乎意料,“黄陂区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,仅在短短10天内,就审理了55起案件”。经黄陂区法院证实,这55起案件中只有7起没有问题。目前,当事法官已被停职。



## 200 万借款十多年要不回

今年55岁的段昌干说,他与黄陂县第二工业建筑工程公司(以下简称黄陂二建)经理刘厚建是老乡。1994年9月起,时任黄陂二建法定代表人、经理的刘厚建通过朋友找到他,商量借一笔钱,帮公司周转。段昌干便借给对方100万元。截至1997年6月3日,他共借给黄陂二建200万元,双方约定按月息1%计息。

借款10多年,段昌干每年都向黄陂二建及刘厚建催收欠款,可对方每次都推说没钱。2007年6月

5日,他向黄陂区人民法院前川法庭起诉,要求法院判令黄陂二建立即偿还200万元借款及利息,并要求法院查封黄陂二建位于该区环城新村的一栋房产和2.9亩土地。彼时,上述财产拍卖价为187万元。

## 55 名原告

## 冒出来分财产

前川法庭受理该案后,2007年11月2日作出判决:黄陂二建应向对方偿付200万元借款及利息。同时,刘厚

建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后因黄陂二建和刘厚建没有履行判决,段昌干依法向法院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书。

段昌干介绍,去年9月22日,黄陂区法院向段昌干下达民事裁定书:将上述属于黄陂二建的房产和土地变更登记到其名下。让段昌干没有想到的是,正当他准备将上述房产和地产过户到自己名下时却被告知,这部分财产还需要和另外55位债权人共同分配。

原来,在段昌干起诉黄陂二建后,有55名原告在同一天向黄陂区长岭法庭起诉,向黄陂二建索要

共计237万余元欠款。10天内,这55起案件相继调解结案,黄陂二建应向55名债权人返还237万元的借款。

根据相关法规,这55人将和段昌干一起,共同分配黄陂二建仅有的187万元财产。

怎么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讨债的原告?段昌干顿觉蹊跷。去年9月,他委托律师,查询到了55人起诉黄陂二建的卷宗,结果发现55起案件存在诸多疑点。段昌干说,他怀疑是有人想瓜分自己保全的房产和土地。在多方反映无果后,家人便选择了通过网上发帖维权。

## 法庭设在宾馆标间里

2007年7月31日,有55人分别向黄陂长岭法庭起诉黄陂县第二工业建筑工程公司,讨要借款。时任长岭法庭庭长的刘建东和书记员冯维忠分别于2007年8月2日、7日、10日将这55起案件全部审理完毕。而在8月2日一天内,他们就在黄陂大酒店审理完结了其中的35起案件。

在55份庭审笔录中,段昌干发现了一个蹊跷的现象:多份笔录中,前后的字迹明显不一致,显然不是同一个人所写。此外,还有一些证据上的前后签名也不一样。

黄陂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陈小平是调查组负责人。他说,55份庭审笔录中,确实存在一些问题。经调查,由于一天要开庭审理35起案件,书记员冯维忠的工作量

很大。于是,在开庭的数天前,法庭便请人填写了一部分开庭笔录。

除了庭审笔录笔迹前后不一,段昌干还认为,“连核心的证据上,也出现了诸多疑点”。

据了解,1998年10月15日,黄陂撤县设区。而段昌干发现,在55名原告持有的借条等证据中,落款时间分别为1994年元月20日至1998年9月24日期间,也就是黄陂尚未设区,但借条上盖有的印章却是“武汉市黄陂区第二工业建筑工程公司”。这意味着,这家建筑公司早产生了。

陈小平介绍,这些重要的证据中,印章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。经他们到工商部门调查,暂未查询到黄陂区第二工业建筑工程公司的注册资料。这意味着,这家公司有可能是假的。

## 律师为法院拉案子办理

据了解,55起案件的当事人大部分都居住在黄陂城关,正常应在黄陂城关的前川法庭立案起诉。现实情况则是,他们集体选择了远离城关20余公里的长岭法庭。

55名原告的代理律师陈觉解释,他和长岭法庭庭长刘建东有业务往来,关系较好;且刘建东的爱人就在他们律师事务所工作,审理案件起来比较方便。

陈觉同时透露,由于长岭法庭位置比较偏僻,审理案件数量比较少,完不成绩效考核任务。他便想着给长岭法庭介绍些案件,以便对

方早日完成任务。

经调查发现,这些原告的起诉标的有大有小,最高的45万元,但每笔案件只向法院缴纳了100元不等的诉讼费。后来,法官刘建东以经济困难等理由,批准这些诉讼费缓交。

上述情况得到黄陂区法院负责人的证实。他说,经调查,刘建东的爱人确实在这家律师事务所工作。法院对减免缓交诉讼费有着严格的规定,刘建东私自决定缓交诉讼费,属于严重违规行为。

## 当事法官已被停职

5月5日,黄陂区法院副院长彭俊介绍,当事法官刘建东已被停职;由于部分案件可能涉及经济犯罪,已经移交黄陂区公安分局进行侦查。

对于网络上反映的问题,黄陂区人民法院经过调查认为,当事法官刘建东负有对案件的证据审核等方面把关不严的责任。

彭俊说,在刘建东审理的55起案件中,有7起债权债务确实存在,但总金额只有13万余元。另外48起则不同程度存在一定的问题,其中有23起案件中的债权债务关系可能涉嫌经济犯罪,已移交给黄陂区公安分局进行侦查。而区法院也冻结了这48起案件的再审工作,等待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。彭俊强调,一旦查证属实,法院将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,并及时向社会通报。

■《楚天都市报》舒均 陈世昌  
李成林 吕平